

榴槤賦

吳岸 著



吴岸，原名丘立基，一九三七年诞生于马来西亚砂劳越古晋，五十年代初即开始文学创作，被誉为「拉让江畔的诗人」。著作甚丰，其诗作备受国内外文学界好评。本书为他续「旅者」之后的第五部诗集，收集作者写于一九八八至九〇年三年间的诗作。吴岸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时极其注重诗艺术技巧之创新。在本书中，作者再次以其丰富的生活经验，结合古典与现代诗的技巧，创造具有马来西亚地方特征与其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并达到新的高度。全书共分为「记忆集」、「自白集」及「北行二集」三集。





青春年少的第一本书——青春第一套书





作者攝於拉讓江上游一瀑布下



膜搖賦

魏顛之地捧定於十指間
端詳、估重、搖抖、傾听
又俯下尊貴的神庭
一親定的芳澤

吳岸 著

有人掩鼻而過
退避何止三舍

想起三保太監的惡作劇他要作吧

世間美果据说都風色天香

美國紅蘋 澳洲金橙

哪个不玉膚凝脂

獨定一副柔道莽林裡的青面獠牙

封面題字：沈保耀

封面圖片：取材自劉任峙攝影

新報

本報創始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本報宗旨，在於報導新聞，傳播知識，服務社會。本報內容豐富，報導詳實，深受讀者歡迎。本報現已遷至新址，繼續為讀者提供優質服務。



本報創始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本報宗旨，在於報導新聞，傳播知識，服務社會。本報內容豐富，報導詳實，深受讀者歡迎。本報現已遷至新址，繼續為讀者提供優質服務。

目次

三	二八	二六	二一	十七	十五	十二	九	五	三
古樹	摩鹿山	碧湖	陽春台	銅鯉燈	古甕	小瓷盤	在時空的雲層外	檢門記	記憶

記憶集

三五	石榴的故事
三八	廟巧
四一	壁畫
四五	吉隆坡 1986
四八	夜裡當電光一閃
五〇	喃喃
五二	龍年二題
	觀龍記
	相命記
五六	鏡
五九	端午
六一	歷史

自白集

六五 自白

六八 盛宴以外（四首）

盛宴以外

隆重的時刻

淚

這條路沒有錯

榴槤賦

飲酒賦

雨

蝶

啞畫家

九〇

九三

八七

八三

七九



九六 水的旅程

九八 如若你淌落在我塵衣

一〇一 達邦樹上

一〇三 舊書攤遇友

一〇五 渡假

一〇九 贈甄供

一一三 在我詩上哭泣吧

一一六 琴聲

一一八 落葉

一二〇 泥潭

一二一 梟

一二二 橋

一二三 大海與我

記



一二四 孤島

一二六 山霧

一二八 凱歌

一二九 起飛

一三一 鄉間小路

一三五 無題

一三六 無題

一三七 無題

北行二集

一四一 我的長城二首

一四五 悼胡乎

一四七 據說

一四九 天安門廣場



一五三	一五一	牆鹵
一五四	一五三	年輪
一五六	一五四	山水
一五八	一五六	訪杜甫草堂
一六〇	一五八	傷痕
一六二	一六〇	中國的老人
一六四	一六二	初夏的街
一六六	一六四	修
一六八	一六六	西湖
一七〇	一六八	秋瑾墓前
一七二	一七〇	珠江的旋律
一七三	一七二	無題
	一七三	中國列車

大路隱約聽見腳下森林中
第一個伐木者

坎坎的斧

記

森林依稀看見樹根下的沼澤裡
第一個探險者

艱難的是

憶

沼澤頻頻回望水草下河道上
第一位擺船者

明天的倒影

集

河流依旧感覺大海的浩濶裡
第一個飄泊者

掙扎時的浮沉

你走在大路上



記憶

大路隱約聽見腳下森林中
第一個伐木者

坎坎的斧聲

森林依稀看見樹根下的沼澤裡
第一個探險者的

艱難的足跡



沼澤頻頻回望水草下河道上
第一個搖船者的

明滅的燈影

河流依舊感覺大海的洪濤里
第一個飄泊者

掙扎時的浮沉

你走在大路上
你想起了什麼？



檢門記

這背後藏着多少繾綣

多少悲歡

有誰願再追尋

讀你如讀

一箋紅樓滄桑

那時宮燈閃爍



金碧輝煌

向蠻烟瘴雨裡

掩護着滿室春暖

氣派何止萬千

偏他總以爲是江南杜老
夜夜做着梅柳渡江春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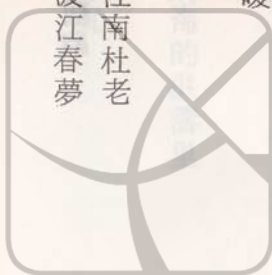
醒時

總倚你北望

那年狂飆吹樹倒

堂前燕群落荒逃

縱你是北地檀木



怎耐得了

赤道雨淋日晒

一
百
年
人
事

况南國候物常新

你怎不驚

半関古調

一撮朽木

愴惶中

自鏟泥機的巨齒下逃出



後記：吾姪自某建屋工地拾得數塊朽木，泥層中略見雕紋，有贈于我。洗滌綴接後，霍然見一扇中國古式木門，上部描金雕花已殘缺，其下刻有唐杜審言五律春遊詩，僅存半闕：「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增。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下半闕當在另扇門上，不知所終。我於缺處補上一紙春梅圖，置於書房，每觀之，總不勝噫嘻。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在時空的雲層外

人間又清明

想此刻香火繞山

烟塵彌漫

年年今日

我總化作黃花一朵

在日夜擴大的遺忘的荒野上



爲你綻放

但此刻我在高空

俯瞰茫茫雲海

萬里長空

情寄何處？

忽見機翼下大江逶迤

自千山外奔流入海

遂憶你

當年壯志凌霄

却在一場不測的雷霆中

化作春雨



悄然洒落大地

從此山泉汨汨

澗流潺潺

匯成大江如斯

悠悠然注入永恒

壯哉人間

在時空的雲層外

歷史清且明



一九八九年清明節於砂上空

小瓷盤

我知道婆羅洲內陸有很多中國的古瓷器，但這小小的圓盤，却令我驚奇不已。店主不肯讓手，我把它記在詩里……

別了尼亞原人的穴居

夜色如網

剎那把大地籠罩

山谷裡溪水潺潺

樹葉間月光隱隱

我匆匆趕路

穿過原始森林

望見了尼亞河上

恍恍的燈影

你等待我

等待我在野店的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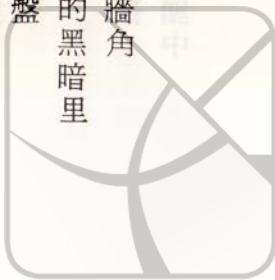
一個破舊的木櫥的黑暗里

你這小小的白瓷盤

且讓我秉燭把你端詳

燭光照處

颼颼然一條飛龍



自藍釉的狂草叢中閃出

歐光明月松間照

且題短表 清泉石上流……

今夕何夕啊

是王維到過婆羅

抑或是我到了

唐時？



古甕

你驚醒在我的驚醒中
記起了忘却的來路
在哪個朝代
哪個酒鎮

你記起海上的顛簸
一如我感到就義前的烈焰
沉睡了千年之後



我驚見你釉的唐光

你驚見我唐的釉彩

我驚醒在你的驚醒中

古鑒



銅鯉燈

烏垢垢一隻銅魚兒
半棄在破爛貨攤的雜陳裡
沒有魚鱗也看不見眼睛

只有那微翹的嘴唇
固執地半張着

彷彿尙存一縷游絲
叫賣的說這是盞祭祀的油燈



多少年紀誰也說不清
霎時間我看見兒時

母親在神明前把燈心草點燃

是哪個朝代哪一雙巧手

將這魚兒放生到人間

在苦海裡給夜行者一點光明

是離亂抑或是背叛

拋棄它在黑暗的沙灘

任風餐鏽蝕

顛沛流離

從遠古的北方

流落到南島上我的手中……

以母親的虔誠

我點燃那微翹的嘴中的燈心草

金燦燦一尾鯉魚

耀然從光焰中躍出

展鰭擺尾、流睛四顧

金燦燦一尾鯉魚啊它已經復活

復活在我的案上

復活在我的詩中

恍惚間有一種悠遠的光

明亮似神明前母親點燃的燈

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說

光是我的水

陽春台

我愛獨自坐在陽春台下
在騰騰的麵攤蒸霧裡

遙看兒時的玄天上帝廟

瓦上的雙龍

依舊吐着紅珠火

廟內的燈盞

明滅而幽遠



不錯就在這裡

這呼碌碌舔着火舌的爐邊

當送神的鑼鼓

把小巷的黃昏敲醒

我奔跑而來

到人群里

爭睹八仙過海

桃花搭渡……



那帝王仙家去了何方？

佳人才子可在人間？

陽春台

依舊在

兩邊紅柱

左一句萃百代衣冠

孝弟忠信此地如見其人

右一句傳千古面目

離合悲歡當年或有其事

陽春台

陽春台

你何日燈火重燃

鑼鼓再嚮

演這一代我的榮辱悲歡？

昨夜笑聲淚影

依然朗朗燦燦

又何需粉墨登場



不禁啞然失笑
那送麵的攤主
也暗自吃驚
罷！
拿起湯匙
嘗口清湯
只見一抹青山
兩點波帆
悠然顯現在鼻端
在嘗盡人間冷暖的

小小這把羹匙裡……



一九八九年八月

後記：到古晉的人，總要到亞答街那已有百餘年歷史的玄天上帝廟（老爺宮），在廟前的戲台下小吃。這地方離誕生我的在砂勝越河邊的甘密街舊舖，只隔兩條街。小時常隨母親到這裡上香和看酬神戲。



書齋

一九九〇年二月最後一次訪問

一、莊一位於砂勝越河邊，門，十九世紀末華人開闢而留下的人造湖，風景優美，是著名的旅遊勝地。一八五七年石門廟工為文成黃兩人所建。據說是黃文成所建。據說是黃文成所建。

碧湖

這歷史的封面碧波盪漾

綠藻下鱗光閃閃

湖湄有人戲水

漫將白雲弄亂

這歷史不堪翻閱

漣漪下烟塵滾滾

槍炮聲夾着呼喊

自湖底悠悠升起



金沙帶血

溢自大地的傷口

匯成

萬頃紅濤……

你驚醒

於遊人的笑聲里

綠藻下魚兒追逐

微風

把碧波撫得更綠



一九九〇年二月最後一次訪碧湖

（註）位於砂朥越石隆門，十九世紀末華人開金礦所留下的人造湖，風景優美，為著名的旅遊勝地。一八五七年石隆門華工為反抗英國人詹姆士·埠魯克王朝統治，揭竿起義，後被救平。

帝，制平該國，封為康平。

，具著各節道張體此。一八五十年在澳門車工區冠將英國人盧鐵士，聯魯東王聯益
(括)並從海關領口澳門，十八世紀末華人開金銀兩皆不為人厭，風暴愛美

摩鹿山

一八六〇年二月最後一次訪問

我告別摩鹿山

走出森林

來到了雙溪百林努河畔

回頭望

摩鹿山

我看見你壯嚴的頂峰



那裡有美麗的鹿洞

神祕巨大舉世無雙

石壁上有海螺的化石

鐘乳下有祖先的足蹟

我沿着雙溪百林奴

涉過急流

進入寬闊的峇南河

回頭望

摩鹿山

你正在把我俯看

那裡有我的族人



他們衣衫襤褸

在森林裡到處流浪

到處聽見伐木的聲響

在遙遠的河上

一排排木桐漂流而下

你已失去了踪影

一個峰迴路轉

摩鹿山

你又屹立在我眼前

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將到那裡獵奇



獵億萬年的洞穴
獵我族人的葬禮

我離開了峇南河

流浪在紛擾的都城

不論到多遠的地方

我回頭

摩鹿山

我又見到你高貴的皇冠

靜靜的雙溪百林奴

多少船兒競渡

掀起多少波濤



留下多少渾濁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一日游摩鹿洞口

(註) 摩鹿山 (Mount Mulu) 在砂勝越內陸，山下有世界最巨大的地下洞穴和神祕的洞群，內有無數珍奇的動物和植物，現已開闢為旅遊區。鹿洞為其中之一洞穴。摩鹿山地區亦為遊牧民族普南族及加央、肯雅族人的家鄉。雙溪百林奴 (Sungei Melinau) 出自摩鹿山麓，匯入峇南河 (Sungei Baram)，流進南中國海。

古樹

的故事

一六八十年二月

這千年的樹已脫盡葉子
光禿禿抖索在寒風里
多少路人
無奈地仰望
太息它之將逝



我俯首沉思

透視了泥層下深藏的根

聽見了根鬚們的絮語

我滿懷欣喜

相約再見

在濃密的樹蔭

古樹

一九八七年二月



石榴的故事

對着一群孩童——

阿福，阿財，瑪麗，約翰

還有伊班籍媳婦生的

喚不清什麼名字的孫女

老祖母開始講述

回鄉的故事：



後溪那老屋

和六十年前沒兩樣
院子裡有我小時汲水的井
那用來壓爆菱角的大門
已重修過

當年我的婆婆

（就是你們的婆婆的婆婆呀）

親手種的那株紅花樹

依舊在門外石牆上
高高的

結滿了紅石榴

孩童們莫名地

望着祖母

那合不攏的嘴



一九八七年五月

廟丐

他昂首在福德正神香鼎前
對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
指天罵地

口沫橫飛

遂覺得

芸芸衆生

都不如腳下的蟻虫



吐一口痰

頓覺憤憤不平了

這世界委實有負于他

蓋世才華

竟遭奚落如斯

不禁老淚縱橫

驀然一隻手自眼角晃過

一個屈膝

正好接住

一枚憐憫的硬幣

於是又痴痴地笑了

從破袋中



抽出一把巴拉斯帝尙方寶劍

哼哼然揮舞

眼前忽地出現一個幻影

他一個箭步

向前致命一擊

却一個踉蹌

跌落在龍壁階底

鬧市紅塵

誰願拋他一眼？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壁畫

踏出公寓第十八樓的電梯
迎面的牆壁
又變得一片雪白……

開始總有啼哭的小孩
隨手抓把青濃的鼻涕



往雪地上塗幾葉草綠

然後便開始一場

驚心動魄的集體創作

有人在角落透露神祕的數字

露茜的電話麗莎的暗碼

羅絲瑪莉的三圍

底下赫然還有包你滿意的

男人的長度

更有鬼馬

一筆完成夏娃的曲綫

細膩處竟也纖毫畢露



晨市歸來的主婦

夜檔回巢的麵販

還有吞雲吐霧的少年

進進出出

你一抹酸黃的汗水

他兩掌炭黑的油污

再添點大麻的灰烟

那夜有個醉漢

一口吐出七彩生鍋

牆腳幾處龍爪鞋跡

紀錄着一場龍爭虎斗

只有那悠悠的上空



一九八七年六月 吉蘭丹

敷了不知多少紅顏的淚

瞧滿壁 love you hate you

歪歪斜斜

滿天星斗

直到一個周末午夜

一個纖纖弱女

在騰空的電梯里

決意不上十八層地獄遂

一刀向負心郎的懷抱

叫他在天堂門檻

濺一壁滿江紅



題市報來函主敬

一九八七年六月

吉隆坡

吉隆坡 1986



我茫然地走過燕美律
風馳電掣的車流
從我胸膛上輾過
而我已不知痛楚
但我的心在淌血

刺我的人
是被族人擁戴的
民族英雄

那夜從萬人集會上歸來
倒在小樓閣上
望着天花板
街上川流的燈影
映成迷人的萬花筒
我久久不能入睡

可今夜這一切都成爲魔影
澈夜在我眼前舞躑



當警笛聲把我驚醒

天已明亮

高樓下是滾沸的車聲

我動彈不得

如魚死在

火鍋里

一九八六年六月

吉隆坡



夜裏當電光一閃

夜裏當電光一閃……

我瞥見

一室飲勝罷的狼藉

滿地豪奪後的血污

有人在睡夢中驚叫

老鼠從捕鼠器上掙脫

一個救星在鐵窗下哀泣

一個老婦在神明前禱告

遠處

摩天大樓搖搖欲墜

窗內

你一雙不眠的眼睛

……隱隱滾動的雷聲

一九八八年一月

喃
喃

：
：
喃喃喃喃

每當夜色逼人

幌幌燈影裡

便有人

開始喃喃喃喃……



旅店門外

一個濃粧的棄婦

在向路人

喃喃她的

烟塵往事

後巷裡

一個披法衣的學士

在向族人

喃喃他們的

星情斗數

喃喃喃喃……



一九八七年三月

龍年一題

一八八三年三月

觀龍記



到美達廣場

爭看據說是世上最長的龍

在鑼鼓聲中徐徐升騰

聽族長諄諄教誨

如何如何在龍蛇蛇龍混雜中

識別龍蛇

然後驕傲地

以龍的傳人的雄姿

駕着升降機

上升

上升

到至高處

俯瞰小小世界

終于在騰雲駕霧中

迷失了自己

生命



龍年一題

相命記

英雄落難
皆因鼻樑稍陷

眉毛太細

但族人何須絕望

戊辰龍年即已到

更何況咱們的

英雄肖龍



兩龍相輔而行

貴人將從東南西北而來

英雄必將東山再起

我們

再來一番轟轟烈烈

命不該盡了

日雖長榮烈科丁

他也有着他說

老豆

你這

離你自己



鏡

已經是第幾杯了
他不知道
想起那不孝的兒子
他火上心頭

猛然間他看見他
站立在面前



手中也拿着酒杯

他指着他罵道

敗家子

老子一生的血汗

全叫你毀了

他也指着他說

老豆

你這頑固的老頭子

瞧瞧你自己



他抓起XO空瓶子

狠狠朝他擲去

啪喇一聲

玻璃碎落了滿地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端午

怎麼一夜之間跑出這麼多詩人

都披麻

都戴孝

都說是屈大夫的後裔

都到江邊招魂

聲聲哀號



他已在烈火中永生
詩人們却成了水裡的魚

微子



歷史

不是胸章上奪目的光燦
不是紀念碑俯瞰的威嚴
不是凱旋之夜的擁抱和狂歡
是獄壁上被抹除了千次後

終又顯現的

一痕血影



歷史



他已在烈火中
一氣血湧
是人們都又
是燭照土燭
終斜了千
大對
不景願魂之
奇由
不景願念
輾轉
不景願章
土葬目的
光榮

我常常在急急行走的人潮中驀然
駐足

自問此去

何處？

自

我常常在飲勝的狂歡聲裡倏地
停杯

自問這到底

誰！

白

當一切激昂

往逝催人

我只等待

集

等待那已然等待了千年的

靜裡的一次

悸動

我將掙脫一切鎖鏈

自堅硬的巨石中

無盡中眼入的玄理處處皆然
出語

未如回日
鼎所

自

以新野章改的則增為廣海

白



集

四帝子：餘等送口恒軒舉
亦一日臨終辭

煥新

新編心一則附錄
中分日也新到日

自白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我常在急急行走的人潮中驀然

駐足

自問此去

何處？



我常在飲勝的狂歡聲裡條地

停杯

自問這又到底爲了
誰？

當一切激昂

徒然催人入睡

我只等待

等待那已然等待了千年的

靜夜里的一次

悸動



我將掙脫一切鏽鏽

自堅硬的巨石中

自泔泔然淌血的十指下

如一樽無瑕的塑像

徐徐

步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溫室以外（四首）

盛宴以外（四首）

（出席第三屆亞洲華文作家會議隨感）

盛宴以外

——記印尼華裔小說家黃東平

你抵達時

吉隆坡四月的盛宴

已凋零

賓主微醉

陌然經過

一個遲到的老人在門口的

張望

我不是爲盛宴而來的

你說

爪哇海的飛渡

未能平息昨夜

燈下的激情

三十年如一日

在七洲洋外赤道綫上的

烈日下

以鐵般殘損的手

把拓荒者的血淚



一滴滴

鑄入取自阿貢火山的

巨石

直至你健碩之軀

曲成與你無緣的殘缺美的

完美的詮釋(1)

依依惜別時

你無言地接受了

紐約傳來的

普拉地雅。亞南達的喜訊(2)

另一位

如你



奮戰在人世間

却永不能參加盛宴的

萬國之子

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

註(1)：黃東平因長年伏案抄賬寫作，背部僵痺，眼患白障眼疾。

註(2)：四月十五日紐約路透社訊，國際筆會紐約分會美國筆會中心宣佈頒發一九八八年自由寫作獎予兩位仍失去自由的作家，即印尼的普拉地雅·亞南達

·杜 (Pramoedya Ananta Toer) 及肯尼亞的京雅迪。

隆重的時刻

——致韓國詩人許世旭

西裝大衣下

名片不停地輸入輸出

相機眩目的熒光

為每個人創造明日的歷史

頸已僵了

仍以陌生的耳朵

聆聽部長的多層次的語言

然後回報
以熱鬧的掌聲
雖不過是一篇隨想
吹入麥克風後
便嚴然是藝術的宣言
更有池畔茶點
舞廳夜宴
這盛會何其隆重
而最隆重的時刻
竟是告別時
匆匆滑落的自動梯上
你低低的一聲

珍重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五日吉隆坡

淚

——聽男高音陳容演唱

我不知道
當花兒盛開時
流不流淚

但我知道——
當它是種籽掙扎在沙石下時
它不流淚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五日吉靈題

當它獨自在一個寒夜里

破土而出時

它不流淚

當它那摸索向藍天的枝葉

驟然遭狂風吹折

它不流淚

當暴雨如權威者的答鞭

抽向它含羞的蓓蕾時

它不流淚

但今夜

在光華四射的水晶燈下

在你遨翔馳騁的歌聲中



爲甚麼

我已熱淚盈眶

我哭吧

花兒

爲我們的盛開

爲我們的盛開

爲我們的盛開

爲我們的盛開

爲我們的盛開

爲我們的盛開

爲我們的盛開

爲我們的盛開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五日晚宴席上

這條路沒有錯

——為女作家朵拉題紀念冊

這條路沒有錯

我們走過去

我們走過了荒野

走過了荊棘

來到了這芳草地

我願

輕輕



踩過人們的掌聲和微笑

走過去

前面雖沒有花園

只有明滅的星星

這條路沒有錯

我們走過去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于吉隆坡出席第三屆亞華作家會議時。寫時未留稿，今憑記憶稍加修飾。



榴槤賦

嘩啦啦八月一陣驟雨後
靜寂的街頭
忽然人群蜂湧
上市的消息比風還快
那檔口的老板娘已笑不攏嘴
看着她的顧客彎腰屈膝
如痴似醉



膜拜之後你巍顫顫地

拾起一副盔甲

一頂自由女神的皇冠

巍顫顫地捧它於十指間

端詳，估重，搖抖，傾聽

又俯下尊貴的神庭

一親它的芳澤

有人掩鼻而過了

退避何止三舍

想起三保大監的惡作劇他要作嘔

世間美果據說都國色天香

美國紅蘋澳洲金橙



哪個不玉膚凝脂

獨它一副赤道莽林里的青面獠牙

氣味撩人三日不絕

唉 是美是醜

是香是臭

這問題千年了還爭論不休

而它却兀自巍立危山絕谷

巋然以億萬年風雨煉就的雄姿

任蝙蝠蔽天鼠蛇漫野

日日夜夜

在潔白的子宮里

孕育着稀世的醇膏

披上盔甲

戴上自由女神的皇冠

伴着八月驟雨的前奏

悠然降臨人間

九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飲酒賦

詩贈田農兄

今夜我爲你飲下一個大海
看群星升起在眼角
晚潮濺拍着太陽穴
桅檣晃盪了
風帆滿了
我們啓航
自這小小的



白巾餐桌

你的臉紅得像蘋果
你是我初戀的情人
還記得當年我們的歌聲嗎
嘹亮昂揚
讓我們再一道高唱遠航之歌
划呀划呀乘風破浪……
再來一杯
啊呀呀你看你
怎麼滿頭都是

白浪花

前面那陸地

一定是我們的希望之島

沙灘上曾有金色的篝火

有我們的歡笑

再來一杯

讓我們舊地重臨

看看篝火中你的舞姿

這道是什麼菜呀

白鯧？龍蝦

怎麼遍地都是

貝壳殘骸？

聽說沙巴東海外



有座珊瑚島

紅岩玉樹

勝似海市蜃樓

一萬年只浮現一次

趁今夜風狂雨暴

讓我們一同前往

我們曾經滄海

我們都是老船長

來！再拿一瓶來

這船兒怎麼抖蕩得厲害

這大海要翻覆過來嗎

來！再來一杯

飲——勝！



雨

大門外一掃蕩蕩
灰暗的天是海的倒懸嗎
到簷頭

頓成拍岸的驚濤

你我是佇立烟津
待渡的歸人



有傘的人是幸福的
看他們向風雨裡

撐開三兩小舟

飄然而去

衆目中

伊颯然牽出一葉彩舟
共他握一柄纖纖槳兒
也放浪而去
樂得那舟兒險些翻覆

獨有我們

愁看天涯外冥色逼人
忽聽得有人高喊



燕子 燕子

人群

遂作了浪裡白跳
轉瞬都躍入海中

後記：某日欲離辦公大廈時逢大雨，時值下班，上班族擁擠在門口候雨，無意間觀得此景。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

蝶

那時確有一種淒美
當第一次
她被投入這天網
她的彩衣破碎
氣息奄奄
猶望向網外的藍天



舞一曲

生命之舞

但此後她却在

人類的贊美聲中

驚覺自身是曠世絕色

遂一代一代

在衆目睽睽下

交尾產卵

而蛹而蛾

悵悵然翼動於人造的

花叢流水間——



淒美

已然是湮遠的

絕響

後記：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日，赴檳城出席理科大學華文學會主辦第一屆全國大專文學獎詩歌組評審會議，會後隨傳承德、方昂、陳政欣諸兄遊覽著名的蝴蝶公園，有感而發。

冠冕熱風

其有斷肉耶？

（請買一罐吧，先生）

閃閃
啞畫家

我走

大

會到

我走在曼谷大街的

烟塵喧囂里

他向我招手

玉蘭開的盛放寶土

陽光

玉蘭開的盛放寶土

一九八六年八月草於曼谷

霍然洒落在

玉蘭開的盛放寶土



人行道旁的欄杆上

洒落在寧靜的稻田里

在彎腰的農婦背上

莊嚴地一只大象

涉過湍溪

輕盈地三兩小舟

划進水上集市

大舫船在河邊憩息

寺廟在對岸

閃閃發光……

是你畫的嗎？

我詫然問道



他點點頭

打着手勢

（請買一幅吧，先生）

我呆了半晌

才在琳琅滿目的生命色彩中

看到佛祖低垂的眼

和他垂眼下閉闔的嘴

（這幅嗎？）

我點點頭



一九八六年八月草於曼谷

人行道旁的欄杆上

洒落在寧靜的稻田里
在清晨的晨霧中
一八八六平八尺草笥變谷

水的旅程

(張曉風著)

我原是山中的柔泉

當悲哀

降我至零點

我冷卻

堅硬而有稜角

(次生)



我又是大河里的流水

當絕望

把我焚燒

我昇華

消失而無所不在

凝錮千年

游離萬里

當春風化雨

我終是海上的波濤

磅礴而永恒



如若你滴落在我塵衣

如若你滴落在我塵衣
淡淡留下痕跡

如若你流淌在我臂膀
深深把我灼傷
也能熨平

我心中的痛創

你却淌落向

無邊的寂寥

第一次

隔一紙家書

在千山外

暗自向向晚的樓台

第二次

在咫尺之間

晶晶然盪漾在無情的

鐵刺網上

此後

你總閃爍 遠遠



在夢河的彼岸

總濕了

我驚醒的枕……



此詩草創於土。初稿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 詩草創於土。初稿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達邦樹上

我攀上了

我日夜仰望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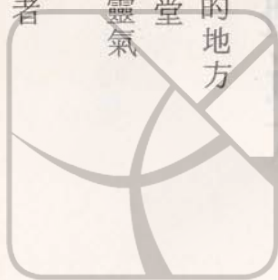
這綠葉如蓋的天堂

我呼吸着芬芳的靈氣

聽百鳥在枝頭

爲我這禮贊的歌者

歌唱



綠樹如織

看風卷黃葉
如群蝶飄落底谷
盪起串串箏烟笑語
達邦樹 達邦樹
讓我臨風
爲你再贊一曲
抬眼處
却見對面翠峰裡
處處都有你……



後記：旅遊局在西連蘭潭瀑布處，設雲梯繞一達邦樹樹幹而上，供遊人攀登至高處（僅達樹腰）。攀登者多爲達雅族青年男女，在樹上驚呼歡笑，留連忘返。
此詩草於樹上，時爲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舊書攤遇友

驚鴻一瞥之後
又匆匆隱跡天涯
你我茫無音訊

聽說海的一隅
有千年牡蠣



一八八五年一月

我本饕餮人
且作萬里行

這幽黯的間壁

何其狹窄呀

側身進去

不錯角落里確有九歌殘卷

正欲彎身俯拾

對不起

碰着了誰的屁股？

回頭

是你



一九八七年一月

渡假

讓冷氣室里的電話機

瘋狂叫跳

讓一切緊急文件

如垂死的人

在無醫生的病室里死亡

爽！



我的老爺車是聖誕的雪橇
朝我熱帶海濱的雪嗖嗖而去

孩兒的飛機呼呼嚮

載一家歡笑上雲頂

何必成天爲電話驚心

何必在回家的路上

吸着城市一天的廢氣

在大賽車中

來不及一睹

反照鏡中剎那的晚霞

何必爲一位友人的誤會

困坐愁城

讓偏頭痛的一絲微細血管



一九八七年一月

製造世界的末日
爽！

飄飄然我頭戴雲絮歸來

欣欣然鞋底沾着雪花
孩兒的笑聲還未入門
猛不防便瞥見郵箱裡

成疊的催單

電話狂鳴
奔入廳裡

驟然

是一個親友的噩耗
霹靂一聲



我跌回冰冷的

夢裏的雪

破沙發里……

多麼地用去

靈魂的呼吸

敵人竊賊笑上雲山

留滿鼓浪嶼電話驚心

何必如此傾銷草上

豈不調動書展腰

避風雨某筆紙未入門

漸漸就歸塵古香

屬屬然那眼滿滿騰騰來

何必為一位友人的頭會

廣生慈城

殘飯粥裏的末絲微細血管



致甄供

三月十九日甄供兄返報社呈辭函，時余適公幹在隆，聞訊後皆數友好邀其小酌於峨嵋酒家，即席草此贈致。

打卡之後

你愕然於城門已閉

那印度守衛

臉色是無奈的青

Sorrylah

他邊說邊指着

城門上一紙

「正義至上」的

幡旗

你不禁失笑

一時有萬馬奔騰

Semangat 路那排相思樹

颯颯而動

城頭那幡旗

也暗自顫抖

在三月的艷陽天下



二十四年風沙路

任重道遠

飛砂走石煉成一樹麒麟刺

眉橫髯虬

慢說要向他們搖尾憐乞

便先懾了那當先的馬威

哈

一個貧儒

如臨大敵

來

到峨嵋山上

再論春秋



千杯後

醉眼看漫山白楊

枝繁葉更茂

來年再到精武山下

坐飲老榕樹蔭

看孤城日落

照見你我

鬚比榕根長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九日於吉隆坡峨嵋酒家

在我的詩上哭泣吧

（在新加坡一間豪華旅店的咖啡廳裡
一位來自北京的女記者

笑容可掬，明麗照人

她翻閱着我贈予的詩集

當讀到那首描寫秦俑的詩

忽然俯在詩頁裡

泣不成聲……）

是重見天日的喜悅
在等待一萬年後的今天

是挪動殘肢的痛楚
當聽見人間的呼喚
當時我只知道
殘損的微笑
是死亡的解凍
現在才知道

哭泣

才是生命的重燃

哭泣吧朋友

在我的詩上哭泣

我的眼睛也潤濕了



你我

已復活在萬年後的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琴聲



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七年三月

琴聲

許多年以後

在千里外

我仍爲他鼓掌……

……空盪盪的 cafe 裡

溢出一串琴聲



角落里

一個青年男子

在鋼琴台上

半露憂鬱的臉

奏畢

張眼

他詫然于對面角落裡

一個孤獨的旅人的

孤獨的掌聲……



一九八七年三月

落葉

一九八三年三月

我獨自

在你墓前沉思

有人

輕拍我的肩膀

回頭

不見人影

向墓里



一片枯葉

跌落在地上

我舉頭

見墓邊那株菩提樹

長滿了嫩葉

賦謝

背負隱憂動秋思

却向他山

高唱友誼之歌

讀說

屠滅刑

它變成了

白雲



泥潭

自詡是海洋
却恨透

藍天下

奔騰跳躍的

波浪



梟

海與我

背棄一山同林鳥

却向他山

高唱友誼之歌

據說

屠城那夜

它變成了

白鴿



白鶴

寸變知下

風滅無日

數億

高即文龍之鄉

味向此山

橋

潭

在激流中立足之後
我考慮的
是我的

承受力



大海與我

離你越遠

濤聲越激昂

重投你的懷抱

你我

都安祥



孤島

潮退時

他獨自等待在淺灘上

裸一身的嶙峋

潮來時

他迎着陣陣的波浪

在歡樂的擁抱中



你真正懂得

消失了

只有自己

雲霧聚散

潮水落潮

春華土蒼

世不敗壞

山霧



山霧

也不知攀越多少懸崖
看峰上蒼松
漸次沉落脚底
雲霧深處
來路已逝
去路模糊



你我正徬徨

霧便更濃了……

暖煙



凱歌

從血泊中起立
跨過夢的廢墟
披一身蠱毒的箭
繼續前行
信念升起如霧
凱歌爲我而奏……



起飛

小路

以萬年智慧的星火
點燃億萬年積壓的燃料
長吼一聲

掙脫了群山的羈絆

領着大海的懷抱

對天以劍

飛躍窗一身飛霜



你憑窗

微笑

俯看浮雲如婚紗

飄入你的明眸

長風一簣

濕熱的萬千熱浪和熱風

如美津管帶如星天

勢過夢的夏連

披一身塵土的箭

繼續飛

信念升起如風

凱歌為我而奏



鄉間小路

我知道你會回來
踏着我身上鬆軟的落葉
回來尋找
你的足跡



多年以前
你曾沾一身晨露

披一襲月光
或絆着一條樹根
或避開一只青蛙

但我已經不復存在
四處是高樓大廈
汽車飛馳而過
吐着窒人的油煙

而你已在遠方
也許是在炎熱如焚的都城
也許是在冰天雪地的北國



或許你已渡過太平洋的波浪

此刻正飛行在

三萬尺高空

向另一處黃金海岸

但我知道你會回來

當你在一場狂歡之後

忽然有了倦意

一種莫名的孤寂

叫你感覺步履茫然

你會回來

我知道

對里回來



在一個夜里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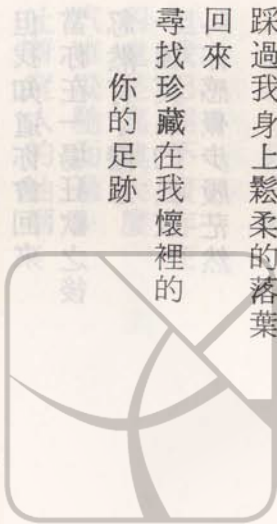
躡過夢的青苔

踩過我身上鬆柔的落葉

回來

尋找珍藏在我懷裡的

你的足跡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無題

黃蓋知

對面一笑

聽海浪一夜喋喋不休

晨起

船却在原處

無題



無題

你這盛開的花兒

淺淺一笑

竟羞成

含苞的蕾



無題

一生千姿百態

最後總得擺一個正直

當落棺時



無題

當審辭初

景對懸晴雅一

周玉

一書千卷百題

讀書成

無題



北行
我的北京城
空蕩無聲
長安街
五千年歷史
此刻靜如
玉帶橋下的水

北行

二集

你五洲風雷震
人道是浩海
我曾是險隘
昨日
雷洪峰再臨時
風高浪急
又將是怎樣一番
石破天驚？

植深沉

一、

一集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臺灣省立圖書館藏

我的長城（二首）

——致「河殤」作者

一

我的山海關在

終年常夏的椰林中在

父親留下的

破舊的中華課本裡

此後我以另一種廸斯尼

和血淚



凝拌了歲月的砂石
向雲靄中層層壘築

夢似的蜿蜒騰突

我又何嘗知道它在哪里

直到那夜

狂飆乍起卷過

赤道卷過我的身軀

我聽見嶺上旌旗獵獵

心台烽火升騰

而胸城之門緊閉似鐵

西望

啊 我的嘉峪雄關

巍立在蓊蓊郁郁的蒼林間



我的長城（二首）

——致「河殤」作者

一

我的山海關在

終年常夏的椰林中在

父親留下的

破舊的中華課本裡

此後我以另一種廸斯尼

和血淚



凝拌了歲月的砂石
向雲靄中層層壘築
夢似的蜿蜒騰突

我又何嘗知道它在
哪里
直到那夜

狂飆乍起卷過

赤道卷過我的身軀

我聽見嶺上旌旗獵獵

心台烽火升騰

而胸城之門緊閉似鐵

西望

啊 我的嘉峪雄關

巍立在蓊蓊郁郁的蒼林間



在你永望不及的

海的蔚藍色之外……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二

我從八達嶺千里迢迢

撿得泥污碎石一塊

放在案頭

放在枕畔

放在風雨如晦的南海邊

細看

那粗鱗鱗的稜角間



深藏哪位豪傑的足印
傾聽

那黃澄澄的泥沙裡
透出的駝鈴叮噠
我輕輕將它放在手心
揣在杯裡
然後驕傲地向世界宣佈
我擁有一座長城
擁有一塊被
你這黃河之子詛咒後
拋棄在荒漠裡的
小小一塊頑石



一九八九年九月

悼胡平

悼胡耀邦有感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閱報悉北京大學生集會追

既然相信從來沒有救世主
為何又把一個民族的希望
寄托在一顆將隕的星

然後趁它墜落時
再次發出悲鳴
痛哭古國之將亡？

既然相信歷史將証明一切

又爲何要將世世代代

（你們這年輕的一代啊）

再次陷入

功功罪罪的泥潭

蓋棺不能定論

定論又不能蓋棺

要十億人成日

在對對錯錯是是非非

功功罪罪的煉獄中

惶惶不可終日？



一九八九年九月

天安門廣場

據說

五月十日抵北京，晨過天安門有感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出發往中國前夕

據說億萬痛苦腳印
已踩出一條麻木的路

據說多少不羈的縱情
已化着泥塵無奈



據說那飛躍蜀道的神女
已盡在石刻中



謝靖
懷恨不可終日？
雲的繭中

天安門廣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抵北京，夜過天安門有感

夜的北京城

空蕩無聲

長安街

五千年歷史的長江

此刻靜如

玉帶橋下的水



你五洲風雷常聚的廣場啊

人道是浩瀚的四海

我看是險隘的三峽

明日

當洪峰再臨時

風高浪急

又將是怎樣一番

石破天驚

夜深沉

紅牆下白楊抖索

城門上

一雙不眠的眼

望着你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



一九八八年正月廿五日

牆繭

梧桐樹下那老牆上

斑斑剝剝是歷史的繭

幾個模糊的批斗

半掩着依稀的炮打

新貼的一張什麼宣言

已被撕得

剩下爪痕



只有那張專醫皮膚疾與孤臭的

招貼

逃過多少劫數

如祖傳祕方

鎖貼在

殘損的牆角

拆去吧

這厚繭的牆

換一道白淨

映一壁梧桐倩影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

年輪

在石佛的斷掌中
在陶壺的裂痕裡
在青銅簠的銹蝕間
在越王烏喝劍的缺鋒上
我窺見了我的年輪



一九八五年五月

山水

嘆劍門是天下險的是英雄

跨過劍門的英雄

却醉倒在劍門外

幾千年了

蒼山綠水

仍用孤舟茅廬點綴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

山水不負人
人負了山水

一九八九年五月

蘭林南草堂



訪杜甫草堂

——聯想文革時期的中國寒士

想探你未掃的花徑
想訪你深鎖的蓬門

當年有草堂
如今有牛棚

國在山河破

城春草木稀

感時花無淚

恨斗鳥驚心

安得有草堂

寒士也歡顏

一九八九年五月



傷痕

不，一初的哭泣
都無需先入爲主
它發自肉體的撕裂

靈魂的熬煎

尋找我的呻吟的時空成因
是無聊的詩論者的遊戲
我活在傷痕中



我即是傷痕
重要的我沒有腐爛
沒有死亡
我的呼喊和呻吟
都爲了後來的人
不再有傷痕

一九八九年五月



中國的老人

把歌聲註入

下一代的胸膛

如啼血的杜鵑

把色彩滲進

年青人的畫筆

似燃燒的紅楓



把不死的希望

善人織入兒女的錦緞

如死了又復活的蠶蟲

謝靈運人照謝靈運來

兩客 自許車川

中間 齊車風帆 一九八六年五月

舞雙春對紫千中國南

時夏幽街



初夏的街

我愛看槐蔭下中國的街道

中間 汽車風馳電掣

兩旁 自行車川流不息

街邊行人熙攘往來

一群幼兒鮮花般牽過

老人在陽光下緩步

年青人坐在石階上

構思着未來 晚的廢墟上

晨風吹過槐樹 曠野

綠葉在風中鼓掌 黃金

滿地可的飛船上

猶太市鎮和猶太人

木門森然 一九八六年五月

蘇聯的山重水複

曾是死亡的更

如今復活的路

參



一九八八年五月

修

在崎嶇的山道上
人們在鋪砌石塊
從公市歸來的馬車
滿載紅磚
拋錨的卡車吼叫了
在眾人的歡呼聲裡
高樓的鋼架



聳起在四合院的廢址上

海港在談論吞吐力

電視在講授流動資金

在自行車的飛輪上

青年人在爭辯系統論

誤了青春的姑娘

披一身花紅柳綠

曾是死亡的咒

如今是復活的路



一九八八年五月

西湖

一九八八年五月



到了杭城
逕直向林蔭大道
看車外柳絮翻飛
幾道波光
穿過柳隙
照得我眼眩
西湖西湖

不禁我驚呼

暮色中漫步蘇堤

遙想當年東坡

飛鴻雪泥

幾許風流

不覺來到白堤邊

俯看橋下

渺渺的烟波中

不也有一個我？



一九八八年五月

秋瑾墓前

一九八八年正月

不必告訴你我是誰
這蒼茫的夕照裡
這西冷的烟靄中
只悄悄地告訴你
在南國的膠林里
一個瀟瀟的雨夜



一個小小的女孩

曾爲我朗讀

寶刀歌



一九八八年五月

珠江的旋律

突突突突……

澈夜不停的馬達聲中

我聽着船們在對話

渡輪的汽笛

是艖公的叫喚

開——船——啦

駁船拉着長長的隊伍



讓路讓路讓路
貨輪吹起昂揚的大號

我要遠去我要遠去

更有許多小貨艇

七嘴八舌

互道着聽不懂的廣東話

茫茫的黃埔港外

遠洋貨輪一聲長吼

我——來——啦

聲音在江上

久久迴盪



一九八六年五月

一九八六年五月

無題

在一場驚天動地的火劫後
人們

又在焦土和灰燼中

尋找

星火



一九八九年五月

不禁我驚呼

暮色中漫步蘇堤

遙想當年東坡

飛鴻雪泥

幾許風流

不覺來到白堤邊

俯看橋下

渺渺的烟波中

不也有一個我？



一九八八年五月

秋瑾墓前

一九八八年五月

不必告訴你我是誰

這蒼茫的夕照裡

這西冷的烟靄中

只悄悄地告訴你

在南國的膠林里

一個瀟瀟的雨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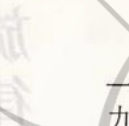
不楚莊歌

一九八九年五月

一個小小的女孩

曾爲我朗讀

寶刀歌



一九

一九八八年五月

珠江的旋律

突突突突……

澈夜不停的馬達聲中

我聽着船們在對話

渡輪的汽笛

是艚公的叫喚

開——船——啦

駁船拉着長長的隊伍



讓路讓路讓路

貨輪吹起昂揚的大號

我要遠去我要遠去

更有許多小貨艇

七嘴八舌

互道着聽不懂的廣東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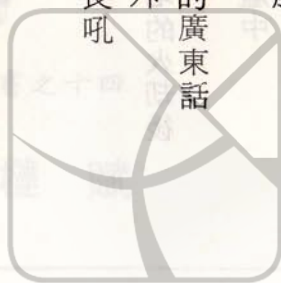
茫茫的黃埔港外

遠洋貨輪一聲長吼

我——來——啦

聲音在江上

久久迴盪



一九八六年五月

無題

在一場驚天動地的火劫後
人們

又在焦土和灰燼中

尋找

星火



一九八九年五月



犀鳥叢書之十四

榴 槿 賦

作者：吳岸

出版：砂勝越華文作家協會

印刷：砂隆印務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 LOT 2259, SG. PRIOK,
93150 KUCHING.**

版次：一九九一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M \$12.00

版權所有 不準翻印



在一場驚天動地的
 人們
 又在塵土和灰燼
 尋找
 星火
 一九八九年五月

作者：吳岸

出版：新加坡華文書局

印刷：新加坡華文書局

88150 KUCHING.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568, 8G, PRIOK,

第一次印刷：一九八九年三月

定價：M \$12.00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三九 山田一之介其他著作目次

清土の詩集 (詩集) 一九六六

法郎斯北書 (詩集) 一九八二

奥州歌謡集 (詩集) 一九八四

道名 (詩集) 一九八七

新大正時代文壇 (文壇) 一九八七

新大正時代文壇 (文壇) 一九八七





吴岸之其他著作：

盾上的诗篇

(诗集) (一九六二)

达邦树礼赞

(诗集) (一九八二)

我何曾睡着

(诗集) (一九八五)

旅者

(诗集) (一九八七)

到生活中寻找缪斯

(文集) (一九八七)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文集) (一九九一)





。 犀鳥叢書之十四

